

大地之画

□赵会宁

父亲过滤掉了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步履声，正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对望中。

站在源头，父亲眼里只有大地。只见他用目光一寸一寸地抚摸过去，似在搜寻，又似在回味。此刻，每一寸大地上都有一种声音发出，充满强烈的穿透力。一场寂静的沸腾正向他涌来。

这是大地的语言吗？

一粒汗珠子从额头落下来，砸在大地上。他和大地一同在战栗。这种同频的律动正指引着他走向大地的内里。

“咕咕咕咕——”一只杜鹃幽幽地唱起，一座村庄便在一片蔚蓝色的湖边醒过来。门门啾啾一声，一个赤膊的汉子走向柴棚，和他一同苏醒的镰刀早已按捺不住，刀口瞄向了院子中的一块磨刀石。只见他屈膝蹲下身子，呈半跪状，右手五指捏住刀刃的一端将它放在磨刀石上，使刀口和磨刀石之间留一个很小的夹角，然后左手五指并拢，撩起瓦盆里的水，洒在刀刃与石头上，接着将腾出的左手的五指微微分开，用指肚摁在刀刃上来回推拉。欢快的“嚯嚯”声就从刀锋与石头之间飘出来，锈迹和着流水从磨刀石的两边渗入地下。不大的工夫，刀口上就镶了一道锋利的闪电。还需试试闪电的锐度，只见汉子左手握住刀刃，伸出右手的拇指，用指肚轻轻刮过刀锋，只听到细微而凌厉的声响激荡耳蜗。此刻，汉子的眉宇间愈加宽广，似乎正有铺天盖地的黄色涌向眼底，正有铺天盖地的麦香涌向鼻翼。磨刀石如一弯明月又陷入了宁静，似在品咂，又似在沉思——自己 and 刀刃之间，谁是磨者，谁又是被磨者呢，或者说谁是成就者，谁又是被成就者呢。



风顺着麦秸秆爬了上来，在箭镞般的麦芒上稍作停留，不约而同地向村庄里吹。黄浪翻腾，黄色的笑声叩开了村庄的大门。那一刻，整座村庄都被披上了黄袍。

“咕咕咕咕——”又一声杜鹃的鸣叫响起，温和许多，带着村庄奔向田野，欢快的收割声播响大地。杜鹃的叫声像一句极具张力的诗句，里面包藏着时间的影子和时间的警示。大地听得懂，默默看着它们和庄稼一起生长。

杜鹃声叫醒了父亲心里埋藏的痛。

被杜鹃的鸣叫牵引着，父亲肩披薄衫向地头走去。射在地面上，射在父亲的身上，父亲走在变幻的光影里。黄色麦浪的气息扑向父亲的胸膛时，只见站在地头的他双眼微闭，抽动鼻翼，用力深呼吸，双臂也不由自主地缓缓抬起。清晨的麦田如波涛翻滚，阳光以流水般的速度滑下来时，整个麦田更像黄色的锦缎。此刻一阵酥麻袭击父亲全身，久违的战栗让他陶醉，只觉得身体一直往下坠，坠在了一片黄色的汪洋中。麦穗里潜藏的时间通过鼻孔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他的体内，与他体内固有的时间碰撞、交汇、融合。能嚼碎麦粒，可是能嚼碎麦粒中的时间吗？和大地一样深厚的东西，他只想把它举上头顶。他用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轻轻捏住一穗麦子，用指肚顺着麦芒方向慢慢地摩挲。隐隐的划痕滋生的隐隐声音似从洪荒处来。他又是一阵战栗，眼底还闪烁不易察觉的晶莹。一辈子耕种黄土的人，也被黄土耕种，父亲是黄土地上的哪一种庄稼呢？

鸟雀的欢语渐渐浓密起来，村庄支棱起耳朵，采集着八面来音。塬头、场畔、窑咀、房前屋后，树木把臂膊伸向高空，迎着声声鸟鸣，让这些经过洗涤的声音星星般撒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大地承载雪样素白的诗

句，承载草木绿色的寓言，承载麦子黄色的欢语，承载了从村庄走出的一行又一行的脚印。大地的胸膛会不会疼痛？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地球上踩过脚，曾不止一次地在地球上刨过坑。父亲还会掘地三尺，把探进大地里的树根刨出来。刀、叉、斧头、钢钎，这些东西都随意地在地球上砍过、划过、研过、扎过，但我从未听到大地生出一句怨言。我有几次还俯下身来，侧脸将耳朵贴着大地，想极力捕捉大地一两声低沉的呻吟，但它每次都和父亲一样，只是一味地弓背行走。

大地，是一个沉默的歌者？

“吁——”一痕长哨子声从父亲的双唇间飞出来，唤醒了沉浸在麦香中的打麦场。

父亲在等一场风，等一场会挑拣的风，让它替村庄做一次筛子，把饱满的籽实筛选出来。刚刚碾出的一堆麦子和着麦衣就堆放在大场的中间，麦香正从麦衣间游丝般游弋。村庄的黄昏本来就少风，又有麦香笼着，就格外宁静。父亲靠着碌碡蹲下来，从脖子上取下烟锅，装了一锅旱烟抽起来。父亲也是一块石头，是一块藏着风的石头。他这一蹲，大场更安静了，时间只在树影上流动。

碌碡旁的草微微一动，父亲的面有了凉意，鼻尖前的青烟也打了一个旋儿。有风了！父亲挪下烟锅大步走到麦堆前，拿起木锨，用锨尖挑起和着麦衣的麦子，随着滑出双唇的哨子声扬向高空。麦衣在风的撩拨下，飘飘悠悠沿着斜线缓缓下落。一粒粒麦子垂直落下来，打在光滑的场面上后，又溅起来，再落下时，顺势翻了几个滚儿就不动了。接下来，父亲双腿叉成剪步，弓着腰铲起一锨又一锨和着麦衣的麦子扬向高空。麦衣继续向南飘移，不久就流出了一条河。河的源头，一堆麦香的石头迅速长大。

终于分离完了。父亲蹲下身，双掌合拢，掬起一捧麦子慢慢贴向脸庞，不停地吮吸着。暮色愈来愈浓，打麦场又添了几分沉静肃穆。大地和暮色一样深沉，几颗星星把苍穹拉深了一截儿。

暮色的大幔笼罩了整个打麦场时，又一锅烟抽起来。深沉的夜里，父亲这块石头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周围的土地也暂时歇息下来，好多年前饥饿留下的疤又苏醒了，只见父亲的眼里也有两颗星星在闪烁。（作者系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某中学教师）

小瓦片，老房子

□陈祖明



当我漫步在现今的新村庄，发现房顶几乎都是亮丽的琉璃瓦，那些具有江南特色的小瓦房越来越少，渐渐成为村庄的历史。即使偶尔能见到几座，也多是房主进了城，或者去了其他的城市发展，不愿再把老房子翻建。

我对小瓦是有感情的。在鲧鱼滩的村庄住了近四十年的小瓦房，房顶上小瓦曾经为我遮风挡雨，也装饰了我家的风景。粉的墙，黛的瓦，下雨的日子，雨水飘飘洒洒，有急有缓，落在瓦楞上，弹奏出浑厚绵长的古曲，再从老房子的瓦沟里淌下来，丝丝缕缕垂挂成一道水雾蒙蒙的雨帘。我站在屋檐下，望着天井里的青砖地，看雨水怎样诗意地落在上面。江南多雨，瓦沟吸收了雨水，生成青苔。瓦楞草、黛瓦、青苔，呈现出老房子的古朴沧桑。没有长瓦楞草的房子仿佛不是老房子，瓦楞草就是标记。当我站在天井，看瓦楞上的草时，思忖一棵瓦楞草在没有泥土的环境下怎么生根发芽。小瓦是泥土做的，经过长时间的风化、雨水的浸润，化作尘埃，含着故乡的泥土，孕育了瓦楞草生命的种子，与蓝天白云亲吻。

村庄的小河多，孩子们常常互相呼唤着聚到河边，捡来有规则的小瓦片“打水漂”。孩子们身子稍微向后倾斜，右手用力甩出小瓦片。那小瓦片划过长长的弧线，贴着水面如蜻蜓点水般连续弹跳，形成一连串涟

漪，有二连跳、三连跳、四连跳……有的孩子没有掌握好技巧，小瓦片直接钻入河水中，成了“哑弹”，引来其他孩子的一阵讥笑；有的甩得特别好，小瓦片弹跳次数多，一下子飞跃到了河对岸。那飞跃弹跳的小瓦片，曾经让孩童时的我联想到了怀有水上漂轻功的侠客。“打水漂”玩久了，老房子墙脚边的小瓦片渐渐变少，它们“游”到了水里，像鱼一样游弋在河底，倾听流水的声音，观看水底世界的鱼虾。“打水漂”承载着我很多童年的记忆。

望虞河边曾经有几座烧小瓦的砖窑。我们小孩子去田野割草时常去看做瓦，看叔叔、伯伯们光着脚踩泥巴，看他们把泥巴压进瓦模里做成瓦坯，然后搬到瓦场上晾干，最后进窑烧制。烧窑是非常辛苦的事。家乡有句俗语：“世间三样苦，摇船、打铁、烧砖窑。”那时候我们那个年纪，体会不到做瓦的艰辛。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窑前窑后窑场玩耍，躲猫猫、捏泥巴，直到做瓦的叔叔、伯伯撵着我们回家。

我家老房子的屋顶，就用的是自己村庄上小窑烧制的小瓦。那瓦厚实、素净，随手捡起一块，用手指敲敲，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这是鉴别一片小瓦好坏的方法，不然把小瓦盖到房子上不放心。那些小瓦鱼鳞一样层层卧伏在房顶，底是底、盖是盖，流水畅通，与粉墙完美结合。我家打围墙时，请瓦工师傅还在围墙上用小瓦砌了几个花窗，两张小瓦对合便是花瓣，几对不同的组

合便是不一样的花样，既美观又通风，与小瓦顶的围墙相互映衬。夏日里，丝瓜、黄瓜的绿色藤蔓勾住了小瓦花窗爬墙上墙，黄花粲然，白蝶飞舞，农家小院有情有趣。

屋顶檐口的盖瓦里是麻雀最好的藏身处，雨淋不到，风吹不到。农村的瓦房低，大人一搭手就能够到。我们小孩子天天看到麻雀在房顶上飞来飞去，在盖瓦里钻进钻出，依次做了好多鸟窝，繁衍下一代，常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于是搬来梯子，揭开盖瓦掏鸟窝。茅草、稻草等做成的鸟窝里，或者静静地卧着几个鸟蛋，或者躺着几只还没长毛的小麻雀。小麻雀发现有动静，想着老麻雀来喂食，伸头探脑，扑棱着翅膀，张着小黄嘴巴，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掏鸟窝的举动被父母看到后，会遭到一阵骂，我们赶紧放回去。过些日子，小鸟长齐了毛，钻出窝，在瓦楞上扑棱着翅膀，蹦蹦跳跳，房顶成了它们快乐活动的天地。之后，三五只栗褐色的麻雀，躲到树立的瓦脊上，交头接耳，活泼可爱，仿佛在赞美村庄的烟火气息。用不了多久，它们就要飞向广阔的田野，村庄的小瓦房成了它们留恋的家园。

我家的老房子已经拆除了十多年。当我想起它，便会去街巷漫步，看看石板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我特别爱看粉墙上用小瓦搭成的花窗，那是一座老房子明亮的眼，可以透过花窗看里外的风景。我对小瓦的留恋，是对老房子的留恋，也是我心底的一种乡愁。（作者系江苏省常熟市建筑工人）

心愿

□臧世翊

儿子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城里，就读于城乡接合部的一所小学。一家人租住在偏僻的两间小平房里。父亲送外卖，母亲打零工。父母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特别是父亲，起早贪黑、走街串巷送外卖，很少和家人一起吃饭。

儿子与母亲吃饭时，他瞅着父亲座位上空荡荡的椅子，总也高兴不起来。饭菜再好，吃起来也没滋没味的。“你看看对门同学王爽的家，吃饭时，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围坐在桌前，有说有笑的，多热闹呀！再看看我们家，就三口人，凑一块吃顿饭，咋就那么难呢？唉！”儿子叹息着。

儿子不止一次对母亲说：“爸爸每天可真忙，起早贪黑。我上学放学，他从来没接送过。”儿子说这些话时，脸上显出淡淡的忧伤。

“你父亲每天脚打后脑勺东奔西跑，哪有空儿啊！晚上客户多，更忙。”面对儿子的抱怨，母亲总是无奈地解释着。

这天夜里很晚了，父亲才回来。他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挥袖擦着额头上的汗，舔舔干涩的嘴唇。儿子赶紧把水杯递过去。父亲扬起脖，“咕嘟咕嘟”，一杯水几口就下肚了。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给父亲热饭，禁不住念叨：“只三个人的饭，分两拨吃，啥时是个头哇！”

儿子说：“爸爸，晚饭咱很久没坐在一起吃了。你要是能提前回来一个小时，咱就能吃到一块儿了！”

父亲很为难，说：“孩子，你知道这一个钟头我能挣多少钱吗？30块呀！30块钱，可就误不起啊！”

正在往饭桌上端饭的母亲，听到父子的对话，插嘴道：“爸爸也是为了你和咱这个家呀！送外卖，多跑一单就多挣一份钱，哪舍得耽误时间呢！”

往后的日子，母亲发现儿子放学回家，手里总是拎着塑料袋，里面放着几个矿泉水瓶，有时还拎着纸壳子。母亲知道，这是要卖废品，说：“儿子，用啥钱就跟妈说一声，还用得着你捡这些个？”

“都是顺路捡的。累不着。”儿子笑着回答。

母亲多次阻止儿子捡废品，可不管用。别看父母平常舍不得花钱，可对儿子该用的钱，一点儿也不含糊。除了学习、生活正常的花费，时不时还给他个零花钱。

一天，儿子放学回到家，打开书包，将文具盒里面的零钱拿出，又从放书的抽屉里拽出个小盒子，把里面整整齐齐积攒的钱拿出来，认真地数着。

母亲进屋，发现儿子在数钱，很吃惊：“呀，攒那么

多钱啦？”母亲知道，这是儿子卖了多次废品，加上平常给他的零花钱没舍得花积攒的，她很高兴，但也心疼。“儿子，你攒钱干啥？”问了几次，儿子只是抿嘴笑笑，没说。

母亲琢磨：他可能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张不开嘴要钱；可能要给我买生日礼物；可能是攒学费……别看儿子不愿意吱声，心里可有数呢！

一天早晨，父亲草草吃了点饭，换上工作服，刚要出门，儿子拽住了父亲的衣襟，说：“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

“儿子，啥事？说吧。”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

“今天是中秋节，晚上，你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回家，咱一同吃饭？”说着，跑过去，把抽屉打开，拿出盒子，取出里面的钱，“这是我卖废品攒的30元钱，给你，一个小时的工钱够了吧？爸爸，咱都很久没在一起吃饭啦！”说着，儿子仰头盯着父亲，眼神里满是渴望。

父亲一听，盯着儿子手里举着的钱，愣住了，心里五味杂陈。随之，把伸到眼前的儿子的手缓缓推了回去，情不自禁地将他紧紧拥在怀里，眼含泪花，说道：“好，好，今晚爸爸早点回来，咱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作者系吉林省白山山市抚松县退休教师）



磨菜刀的人

蘸着汗
把钝了的晨昏
一面一面磨薄

躬着脊背
将蜷缩的日子
一点一点敲长

灶旁的柴米油盐
便有了刀口的光
心中的酸甜苦辣
便断了钝痛的根

暮色里
那声南腔北调的吆喝
像一块铁
磨着整座城市的耳膜

爆米花的人

嘭——
这城市偶尔也需要
这样一声闷响
把绷紧的秩序
震出一道缝

老人
从缝里找回童年
孩子
第一次看见
粮食也会喊叫

像一幅年画被撕开
露出墙的底色
那声闷响过后
整条巷子
才敢松一口气

弹棉花的人

嗡嗡嗡……

把异乡的云
弹成故乡的絮

啾啾啾……
把散落的日子
压实成可铺的暖

他从不说想家
只是不停地弹
把夏天弹薄
把冬天弹厚

直到躺下时
突然听出
棉花里裹着
麦浪的声音

那些被城市
压扁的梦
在他手里
重新蓬松起来

（作者系原总参工程兵部某部干部）

点评

烟火里的乡土守望 与时代温情

□郭 艳

新大众文艺语境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发掘平凡人生的文学光亮。陈祖明、臧世翊、赵玉亮、赵会宁四位写作者依托工人、教师、退役军人身份，以散文、小说、诗歌多元文体进入日常现场，从乡土器物怀旧、都市亲情裂隙、市井手艺坚守与大地农耕伦理四个维度，摹写人世间生存劳作的真实体验，以及伴随生存和生计的对于劳动的朴素情感。这些源自生活本真的书写提供了更多基于匹夫匹妇和老幼妇孺的真挚愿景，由此，无数普通创作者的生命体悟成为照亮新时代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一束束温暖的光。

乡愁审美与传统人伦守望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小瓦片，老房子》以江南黛瓦这一乡土物象为象征，铺展瓦楞青苔、檐下雀鸣和孩童嬉水的乡村悠闲图景。随着新式建筑迭代传统村落，老旧小瓦不再是普通建筑构件，而是农耕审美、乡土记忆与人居伦理的具象载体，作品抒发了乡土文明流变之下的温情眷恋。《心愿》聚焦城镇化进程中的务工家庭，以孩童澄澈的视角凝视现代生活的人伦困境。阖家围坐与朝夕相伴曾是根植于国人血脉的家庭伦理底色，而外卖从业者为生计奔波，亲情陪伴缺位的现实折射出社会发展背后的民生褶皱。孩子攒废品存零钱，只为换取父亲一小时的陪伴。文本以质朴温情柔化了现实的粗粝，诠释了普通家庭对亲情伦理的执着坚守。《在城市昏晃》聚焦都市夹缝中的传统手艺人，磨刀、爆米花和弹棉花的寻常劳作是嵌入现代都市的乡土印记。濒临消散的民间手艺在走街串巷中消解了城市的冰冷疏离，在对乡土和乡愁的吟咏中留存下市井生活的温热质感。《大地之画》则立足西北塬地的麦田，父亲躬身耕种与日暮扬谷的场景，重现了水土相融、耕耘共济的传统农耕现场。沉默宽厚的大地与勤勉劳作的农人呈现出乡土文明的厚重底蕴。

四位来自不同劳动场域的写作者，持守平民化叙事视角观照转型期的社会图景。他们来自烟火日常，依托劳动实践，表达个体生命经验，拓展了当代乡愁书写与乡土伦理的表达维度，以质朴文心映照时代变迁中普通民众生存背后共通的精神底色与情感温度。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